

记忆里总是有几条不期而遇的狗。

比如那年在婺源李坑村，那是一座被无数棵大樟树包裹的小山村。小山村的中间是一条小溪，小溪中间有石桥，也有木桥。那几条不期而遇的狗就出现在木桥的两端。

它们把木桥上的一个中年人围住了。准确地说，五条颜色不一的田园犬在木桥的两端“声讨”一个黑衣男子。狗们的“声讨”声打破了李坑的宁静。肯定是有仇恨的。也应该是有什么仇恨的。

我走过去问一个正在做樟树小木凳的老人。老人回视了一眼，不屑地说：“活该。”

为什么活该？我向老人买下来一只小木凳。老人告诉我，那个被群狗“声

蒋风老师今年 101 岁了，去年首次感染新冠，咳嗽剧烈，睡眠不好，所幸基本康复，但因腿脚不便，就一直住在医院。前几天，我去看他时，他一眼就认出了我。

蒋风老师是我国著名儿童文学理论家、浙江师范大学原校长，也是我的非学历儿童文学研究生导师，是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研究的领军人物。我从师多年，老师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因为写童诗，我时常去向蒋老师请教。有一回，我来到蒋老师家，他刚刚午睡起来，还穿着睡衣，但已经坐在椅子上等我。见我进去，没有一句闲话，就开始跟我谈论上次偶遇时我交给他的诗稿。他说：“你这些诗稿我已经看了三四遍，每一首都写了意见。”蒋老师拿着诗稿，逐首给我分析并告诉我，儿童诗要具备的几个要素：想象、情感、韵律、意象、语言、童趣。他把手捏成一个拳头，往上用力扬了扬说：“诗歌的语言要有火热饱满的情感，要像一颗小炸弹，蕴藏着爆发力和感染力；要像一颗种子，孕育着开花结果的生命。”他建议我回去后好好修改。

接着他问我，他改过的稿子要不要带回去，我说当然要带回去好好学习。他边把写了意见的诗稿递给我边说：“就是我的字太难看了。”一个眼睛不好的老人，拿着放大镜写字，手一直在抖，该要多么努力才能写下这些字啊，居然还谦虚地对我说，字写得不好。我一时心潮翻滚，内心满满的都是感动。

临出门，他让我把新带来的诗稿留下，我担心他累着，不想给。他说：“没关系，你先放在这儿，我空了看，不会累着。”我说这次诗稿字打得不小，看起来困难。蒋老师顽皮地举起手中的放大镜，大声说：“瞧，我有这个，没问题。”望着蒋老师孩子气的模样，我的眼眶热了。

在蒋老师的悉心帮助和教导下，我的童诗创作挺顺利，到了年底，已经写了不少童诗，我从中精选出一部分，打算出一本童诗集。心里想着蒋老师如果能帮我写一句推荐语该多好呀。只是心存顾虑，觉得像他这样有名的人，怎么可能为我这种小作者写推荐语呢？犹豫数日，我还是大着胆子给蒋老师打了电话，没想到他二话不说就同意了，并让我把诗稿送过去。

仅过了两天，蒋老师就为我写好了推荐语。推荐语是这样的：“虽然这本诗集里还有诗人起步阶段留下的稚嫩笔触，但每一首诗都是诗人生命的一部分，每一句诗都是诗人心血的结晶，值得每个读者用心品读。——蒋风”。接着蒋老师又说：“你看看行不行？如果觉得不行，我再重新写。这个有点粗糙，怕你着急要用，想了一下就写啦。有什么不妥的地方你直说，不满意我重写。”我被蒋老师的宽容平易所打动，多年来，他一直在为儿童文学的推广与传播做着点点滴滴、力所能及的事情，不论大小，不论高低，只要对儿童文学有益，都一视同仁。

我知道蒋老师对我如此悉心教导，对别的后辈也一样用心，他就像一束光，照亮了无数人。

在医院病房里，蒋老师又让师母从柜子里找出一本书《蒋风散文选》。蒋老师说：“这是我住院后新出的一本书，也是我百岁以后出的第一本书，我把它送给你。”

“一辈子很长又很短，只要做好一件事就够了。”“人是会老的，但儿童文学永远年轻。”我常常想起蒋老师的话，它就像一座灯塔，一直默默地站在那里，散发着温暖的光亮，让我们可以看见那片洁净如雪的明亮世界。

当时我还在电视台工作，就把这个故事讲给爱狗的诗人听。诗人说，这狗前世里肯定欠了这主人的债了。诗人写过很多有关狗的诗，他的诗集就叫《我的狗兄弟》。

“狗兄弟怎么了？”对于我们的嘲笑，诗人从来都不生气，他总是说：“我看这世界上，能与狗平起平坐的不多。”

诗人说起他的爱狗经常会停不下来，狗有多么好的长处，有那么多人都无法企及的长处。说到最后，诗人还要感慨一番，要说狗的好，还是我们乡下的狗好。

可乡下的狗都闯入城市里了，比如诗人，比如我。

在城市里谋生，真是不像在乡村生活，父母亲都无法照顾了。诗人母亲就是在他出差在外的过程中病危的，待他丢下手下的工作赶回老家，母亲已离开了人世。

母亲去世了，诗人最挂念的就是乡下的老父亲了。本来老父亲身体就不好，总以为父亲会走在母亲的前面，想不到母亲走在了父亲的前面。老父亲怕连累儿子，悄悄积攒着安眠药。但父亲积攒到快一小瓶的时候，诗人总是会把安眠药偷偷扔掉。

可能因为这样的事，诗人就改变了工作的节奏，隔三岔五地回老家看父亲。送药送食品送衣服。老父亲开始还嘟囔，让儿子回城工作，不要惦记他。

诗人跟我说，老头子嘴上这样说，其实心里总是盼着他回去。

那天下午，父亲突然打电话给诗人，说他身体有些不舒服。诗人一惊，

厨房的灯泡坏了，临时找灯泡。我找来一个老旧灯泡，100W 的白炽灯泡。这是父亲任溶溶留着给台灯用的。父亲身体好，下班回家，天天工作到半夜。他伏在写字桌上写字，台灯自然一直亮着。楼上用的是那种常见的绿玻璃罩台灯，铸铁的。台灯用着用着，玻璃灯罩终有一天裂开，应该是被灯泡烤裂的。

改革开放以后，父亲带回了一盏新潮的塑料白色台灯。不过，在我父亲的高强度使用下，灯罩很快焦黄变脆，烤出了窟窿，只好扔掉，继续用原来的台灯。

后来父亲到楼下小房间照顾他母亲，小书桌上放的是普通的工作台灯。圆圆的铁皮灯罩不在乎热热的灯泡。祖母去世后，父亲的眼睛也差了。小房间

去年在上海停留的两个月里，最令我念念不忘的是那一辆辆在街道上安静滑行的巴士。尤其是车顶以电线为轨迹的无轨电车，成为我旅居上海的日子里最钟意的交通工具。在日本，这样的无轨电车几乎难得一见。初见时的新奇固然让我惊讶，可真正让我喜欢上它的原因，却不是“稀有”，而是它带来的信任与安心。对于一位异乡人而言，无轨电车站顶上的那一条条悬在空中的电线，稳稳牵引着车身，将我毫不偏差地送抵目的地。

上海的巴士开得不急不躁。站名多由两条街道拼合而成，既朴素又清晰，让初来乍到的我毫不紧张。再拥挤的路段，坐在巴士上也无需与人潮相撞，还能以比步行略高的视角俯瞰街景。与此同时，我也曾尝试乘地铁，但车窗外黑暗的隧道，总让我错过上



先打电话给表弟，让表弟带父亲去医院看看，然后就跟朋友借了辆车，准备回老家海安。

那天是我陪着诗人回海安的。这是一个秋天的下午，老家的土地上都是诗人歌颂过的植物，玉米、水稻、湖桑、向日葵、花生，还有因为价格低廉几乎没有人去采摘的压满枝头的银杏……

也许是借来的车，诗人开得很谨慎，刹车用得很多，就像他一颗忐忑的心。很有意味的是，快到老家的时候，在乡村简易公路的两侧，出现了好多条狗，仿佛是在迎接这个写过狗的诗人，也仿佛是在责怪这个逃离乡村的狗兄弟。

本来计划在第二天回靖江的，可到了海安之后，单位就有电话追了过来，像一条“狗索”把诗人往回拉，诗人必须要在今天晚上回去。

好在老父亲的身体还是老毛病，没有什么大碍。吃完晚饭，我们又沿着乡村简易公路回城，车灯妄图穿透漆黑的乡村夜色，可这是徒劳的。被车灯撕开的夜色又合了起来，把两侧的湖桑田完全包裹了起来，一点痕迹也没有。

突然，就听到车子咚的一声，接着，就听到了一

一百瓦灯泡

任荣炼

投入，翻译创作编辑了许多作品，数量可能不比他中年时候少。后来父亲病倒，我们把他搬到大房间，再没用过台灯。当然，没有台灯，我父亲还是写了不少文字，直到去世。

那盏绿玻璃罩台灯现在放在上海市少年儿童图书馆展览。铁皮的工作台灯放在楼下桌子上，我是用节能灯泡的。我很少用台灯，因为身体弱，天黑就想上床睡觉了。

厨房点上 100W 的灯泡，太亮了！于是，另找灯泡换上。我把这个旧灯泡继续收藏好，对，这是父亲留下的，没人会用它了。

海真正的表情。

这段旅居始于上海作协的邀请。感谢作协的安排，我有幸能够在静安区的一家宾馆里独自生活了 2 个月。宾馆地处南京西路

上海巴士

(日本)绵矢莉莎

地铁站附近，闹市喧嚷，灯火缤纷。最初我乘地铁去南京东路、人民广场和外滩，看景、购物、惊叹不已；再后来打车赴约，与朋友见面；渐渐熟悉之后，我骑起共享单车，穿梭街巷，去做按摩、做美甲——唯独巴士，是我最后才鼓起勇气解锁的交通方式。可一旦熟悉，我才发现它是最贴近城市灵魂的旅伴。

有一次，我搭巴士去了上海动物园。园

在西海固作家当中，刘向忠老师属于七零后队伍。刘老师没有公职，长期在一家宾馆打工。西海固作家中这样的作家不是个例，他们或者打工，或者务农，只为求一份立身之本，但他们有着与大多数人不一样的地方，就是除了打理生活之外，还爱上了文学、阅读和写作，一坚持就是几十年，甚至一辈子。我想，文学就是我们的安心之基，正是有了这份特殊的爱好，才让我们能够更加从容地面对生活里的无穷艰辛，和生命里的无尽虚妄。

刘向忠老师已经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是中国作协会员，作品在《六盘山》《黄河文学》等刊物发表，还有作品被拍摄为电视散文播出，出版过散文集《天籁回音》《隆德有约》。

《大地会记住》这部作品共 17 万字，分 4 辑编排，第一辑名为“天地不语”，第二辑是“追昔抚今”，第三辑叫“山水琴音”，第四辑则名为“凡尘清唱”。

“天地不语”这一部分共有 10 篇散文。其中《秦腔》是被《散文选刊》选载过的作品，从童年成长记忆角度和县城居民视角书写了大西北土生土长的秦腔艺术。《母爱无言》这一篇很是深情动人，用朴素的语言、平实的情节，扎扎实实写了一位西海固大地上常见的母亲，正是这份平实朴素，让这篇文章变得耐读，一个字一个字回味的着，我想到了“平凡就是伟大”这句话。

“追昔抚今”这一辑里收录的六篇文章，都是从已逝岁月中打捞历史碎片，打磨大背景背后的小故事，从而折射特定环境下的人物命运，探寻不一样的意义。

读完《追逐“红飘带”的人》，印证了我一直以来对写作的一个认识，就是作家应该写自己熟悉的生活，如果不熟悉，就不要轻易去碰，或者尽可能地下功夫把它变成熟悉的，再去写。能看得出来，这篇文章的主人公张国勤作者比较熟悉，所以写起来得心应手，文字顺畅，语言优美，故事精彩，情节动人，篇幅不长，却让张国勤跃然纸上，形象分明，性格突出。

“山水琴音”部分主要记录了作者漫步人间山水的所见所闻和所感所思。刘老师的山水其实不大，没有动辄便是名山大川，他专注而深情地写家乡，写本土，写咫尺，写日常，北象山、须弥山、六盘山……这些西海固大地上的山水沟壑，在作者的笔下呈现出文学独有的魅力。

我最喜欢第四辑“凡尘清唱”。这部分的 16 个篇章，不论是追忆“姨夫”、岳母、重病的“他”、凡人老卢和老谢、卖金鱼的老人等县城人物，还是描述慢生活、我和文学及报刊的点点滴滴，感觉作者都全身心沉浸在每一篇文字里头，进入得很深，却不骄不躁。这些文字里头的情感都十分饱满，有些篇章所写的人和事所经历的时间跨度很长，《牙书记》就是一例，但在字里行间看不出作者着急，他就像西海固大地上一位种庄稼的老农，熟知土地和粮食的脾性，明白需要耐着性子从春到秋地投注心血，需要一锄头一锄头地劳作，所以反而没有了急功近利之心，只是把文学当作爱好，当作平淡日子和平凡人生道路上的庄稼，用心经营，用情呵护，用爱陪伴，一年又一年坚持了下来，转眼间坚持了半生。

这也是西海固大多数作家的心态，包括我自己，也是这样看待文学的。

我一直以为刘向忠老师是温和的，谦谦君子，鲜有脾气，包括他的文字，当读到《我们的春节》的结尾部分，我吃了一惊。“我想着更多的黑暗，那波涛汹涌般的黑暗；不只是自然界中的黑暗。黑夜并不可怕，有的是月光、星光、灯光。黑夜会过去，有黎明，有曙光，有太阳。可怕的是人心的黑暗和无底的贪欲。无数事实证明，人心的黑暗会越来越黑，无药可救，直到身败名裂，直到臭名昭著，直到毁灭……”

吃惊之余，我禁不住独自一笑，原来刘向忠老师也有凌厉的一面，有广阔包容的心，有绵密温柔的爱，更有毫不犹豫的揭露和鞭挞。(本文为刘向忠散文集《大地会记住》序)

区远比想象宽阔，还有日本少见的金鱼展区。金鱼在巨大水槽中舒展游弋，鳞片摇曳，我竟忘了时间流逝。华南虎、大熊猫也让我惊喜万分。而最令我动容的，是长颈鹿的投喂区——它们伏下高昂的头，埋入食槽狼吞虎咽般进食，与我隔着玻璃、平视相望。那双大眼睛、灵敏的耳朵、奇异的神态与修长的脖颈，无一不让我兴奋不已。

总而言之，上海的巴士带给我太过独特的体验。若还有机会再赴上海，我想我仍会先去搭一辆巴士，车窗会重新替我展开那一页页仍未读完的城市篇章。(晨展 译)

上海能让外国人感觉像是走进了自家客厅，请看明日本栏。

责编：吴南瑶

洁白如雪的明亮世界

李俏红

